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

张学龙 著

兵血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张学龙 著

兵 血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南昌

(赣) 新登字第 005 号

书 名: 兵血
作 者: 张学龙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萍乡日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20.00 元

ISBN7—80647—002—6/I·818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作者多年来创作的小说结集，书中以军事题材小说为主，作品有着浓厚的军旅生活气息，人物有主体感，深沉、凝重，其他社会小说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作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总序

江西省作家协会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江西的文学创作事业获得现、当代文学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一大批老、中、青作家带着他们丰硕的创作成果登上中国文坛。并且，这种发展的势头长盛不衰。与之相适应的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下，为扶植本省作家著作的出版，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工作。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先后筹资、组织、编辑出版了《江西谷雨文学创作丛书》三十本；《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七卷八本；《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二十一本及文艺理论和评论集若干本。其中《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荣获中华文学基金会一九九〇年度庄重文文学奖，为全省31名会员出版了个人作品专集、42名会员出版了作品合集；446人（次）的作品进入了丛书合集。无论从时间还是数量上看，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工作取得的成绩，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三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又批准了省作协关于申请建立全省文学创作出版基金的报告，由省财政下拨了专项基金，对全省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给予了有力的资助。在此基础上，省作协继续得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共同协商拟订了合作

出版《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的计划，并于一九九四年开始实施。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的工作由此走上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正向着现代化强国的路上迅跑，这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无限广阔美好的前景，愿全省作家更加振奋，更加努力，更深入地扎根生活，更热情地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创造更多更大的成绩，为全省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出文学赣军应有的贡献！

目 录

中 篇 小 说

凯旋	(1)
夜景	(36)
拂晓发起攻击	(72)
天堂悲歌	(105)
分娩	(143)
越狱	(170)
江堤	(198)

短 篇 小 说

兵血	(255)
明天年初一	(262)

密令	(272)
军列上的婚礼	(287)
后记	(307)

凯 旋

随着夜色的加浓，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就像是暴风骤雨过后还有几滴屋檐水在敲打芭蕉叶。刚遭毁灭性重创的街区和高楼大厦越来越模糊，使得那些龇牙裂嘴的残垣断壁和大小不一的弹坑，越发显得狰狞可怖。

这就是 1979 年 3 月 5 日越南北边的军事重镇 A 市的夜景。直达河内的要塞打开了，越南的首都指日可下。

两束雪亮的车灯出现在通往 A 大桥的街道上，隆隆的引擎声，从容地划破夜的寂静。第一辆敞蓬卡车上，靠边站着两排军人，军人全都荷枪实弹，默不作声，仿佛搬运中的塑像。第一辆车严严实实地蒙着蓬布，尾巴一样跟在后面。

“当家的，这样行动是不是太玄了点？”第一辆车驾驶楼边的文小武，眼睛顾盼着公路两边不时闪过的一队队军人、一辆辆坦克和汽车，有些不安地问。

黄义眼盯着正前方匆匆奔来的路面，动了动被司机和文小武挤得铁紧的身子说：

“1942 年 11 月 19 日，苏军第 26 坦克军军长罗金少将，发现攻打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开始向顿河撤退时，急中生智，凭借暗

夜，大开车灯，亲率全军，从容不迫地穿过德军重兵集团之间，兵不血刃，抢占了顿河大桥，一举切断了德军的退路，夺取了反攻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一反夜袭人衔枚、马摘铃及严密的灯火管制，抓住对方心理防线上的薄弱环节，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敌人面前。南京军事情报学院的高级教官们，称它为“反常而行，出奇制胜”。

“可他们不是德国佬，我们不是苏联人，这里更不是斯大林格勒。”

“可老子可以把 A 大桥变成顿河大桥！”黄义横蛮地一扭身子。

A 大桥桥头亮着三堆篝火。近处的物体全都染上金黄色，浮雕一样映在黑色背景上。钟志勇立在左边那堆篝火边。见车灯渐渐驶近，他干练地一招手，身后两个桥头堡中，立即有两队军人步出来。两队军人往路中间一接触，一道人墙就锁住了桥头。

这道人墙由二十个精干的军人组成。军人们个个衣衫褴褛，但由于钢盔一色，铁把冲锋枪一色，服装一色，肌肤一色，加上那火光的照耀，倒显现出一股冷峻、威严的气势。

“叭！”二十个军人几乎同时打开枪保险，把右手食指压在扳机上。敞篷车停在离桥头二十五米远的地方，车灯光把桥头的一切照得分外清晰。

“喂，伙计们，辛苦了，撤退开始了，我们去打前站，快把路障搬开吧。”文小武从车窗探出脑袋叫道。

钢盔压得低低的钟志勇，像什么也没听见，他右手插在鼓鼓的裤兜里，夹着烟的左手小指勾了勾脸上的那块疤痕后，继续抽着烟。不过，那双着防爆皮鞋的双脚，却步步稳健地向卡车走近。

“伙计，耳朵没毛病吧，大部队就要到了，耽误了整个行动，那可是要脑袋的事。”文小武等得有些急了，他打开车门，跳下汽车，走近钟志勇，以便让他看清身上的穿戴披挂。

钟志勇毫不理会，继续围着敞蓬车转圈。

“他妈的，把老子当什么人，统统下车，搬路障。”车上的黄义火了，向车上军人下达了命令。

钟志勇听到黄义的话语，全身一紧，就在车上军人开始下车时，他一把箍住文小武往地下一扑的同时，大喊一声：“打！”

“哒哒哒。”二十把冲锋枪同时喷开了刺眼的火光，弹头带着获释的快感，一粒接一粒向前追去。“哒哒哒”，“哒哒哒”，敞蓬车上的军人，随着这种钢铁和火药制造的疯狂节奏和声响，跳起舞来。多数人还发出“啊啊”痛喊声。

“你们瞎眼了！我们是A师A团尖兵排！”黄义滚到路边的垃圾桶后，大声斥喝。

钟志勇心中冷冷一笑说：“瞎眼的正是你。”他右手一抬，对着黄义卧倒的地方“砰砰”就是两枪。

黄义的声音在桥头消失了。

桥头陡然热闹起来……

在审讯敌军俘虏文小武时，他招供：越军已获悉我军今晚撤军的消息，为把我一举敲开他国首都大门的这个师阻截在弃情河南岸，再彻底歼灭，越军总参谋长，已将卫戍河内的五个摩托化陆军师驱赶了出来，疾速北上，对我师以钳制性攻势压过来，声称要将我师全歼在A市南区，以显示其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威力。为达到此目的，潜伏在A市南区的越军王牌第三师侦察连，已奉命炸毁A大桥，为我师撤离南区制造一道天然的屏障，置我师于死地。

“你们的总参谋长，听说要率兵去我们的南宁过春节，可是

结果呢，是我们这支部队来你们 A 市‘拜了个晚年’……”钟志勇慢慢吸烟说话，脸上溢出内心的得意。是的，他在为刚才的果决得意。他之所以能识别这伙伪装成我军人的敌人，原因有四：一、师司令部已经通知各部，为防万一，二十四时前，大桥实行严密封锁，一般车辆不准通过，这两部车提前好几小时过桥很不正常；二、我军有人因执行紧急任务北往，一律使用最新规定的联系暗号，敞篷车上人显然不知道这一秘密；三、车上人个个精神振作，虎视眈眈，与我久战官兵应有的疲倦和松懈大相径庭；四、车头下令的那个人的声音，他相当熟悉。于是，他定下了突袭的决心。

“……告诉我，你们的连长是不是坐在车头上的黄义。”

文小武大惊：“长官，你是怎么知道的？”

钟志勇自嘲地勾了勾脸上那块疤痕说：“南京情报学院的老同学，今生今世是忘不了了。”

“长官，刚才黄义是采用你们教给的战术。”

“是呀，包括你们手里拿着的武器，身上穿着的衣服，嘴里吃着的食物，射向我们的枪炮弹和脚下耗资几千万的桥梁，哪样不是我们无偿支援和建设的？就因为我们中国人当初太善良了。”

“哥们，咱连长的话启发了我，小子你刚才根本没说实话！”巩国南上前一步，匕首一伸，挑起文小武的下巴，眼对着眼地逼问。

文小武“扑通”一跪，伸着被匕首挑得老长的脖子，手指火堆对巩国南发誓：“若有半句假话，等下把我扔进火里当柴烧。”

“小巩。”钟志勇喝住巩国南，布置说，“把他押进桥头堡里，你和他一同监视要过桥的人，他要发现混进我队伍中的越兵不说，你可以当场要他的命。”

“是”巩国南匕首一收，咬在嘴上，他双手往文小武的腰间一

伸,把他的裤带解了下来,手一扬,裤带带着体温落入了冰冷的河里。“扑”!他再把文小武的裤子一扯,内外几排裤扣全都崩到了地上,“哥们,对不住了,你的手反正闲着,就认认真真提着自己的裤子吧,我怕你到时双手发痒,要是耍滑头,小心到时割你的鸡巴蛋。走!”

钟志勇望着巩国南来这手,真想发笑。

副指导员吴国友走过来,神色忧虑地说:

“连长,苏医生肯定出了事,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见回来?”

钟志勇抬手看了下表,苏娜走了近一小时了,会不会出问题他把不准,为了宽副指导员的心,他调侃着说:“为孕妇接生不是鸡下蛋,总得花点时间,不然母亲就不显得那么伟大了。她总得给人接完生嘛。”

“要是这孩子今天晚上都生不出来呢?”吴国友不想开玩笑,心情格外紧张。

钟志勇知道,这位副手正在为渐近的撤离着急。师长在交给侦察连任务时说过,大部队先头一到,侦察连可以走,往后的任务由别的连队担任,侦察连在这次反击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特别是最后攻占敌第三师司令部时,指导员和两位排长全都壮烈殉职。苏娜作为师长特地派往侦察连担任救护的医生,一旦不能归队,侦察连可就走不成了。“那就让她当越军的俘虏吧。”钟志勇还是装作心不在焉,说话间就要往桥下去。

“说得轻巧,她可是你的夫人,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小姐。”吴国友对身边两个战士说,“刘金贵、门小栓,你俩开着摩托去,把苏医生找回来,耽误了撤离时间,我拿你俩是问。”

“是!”两名战士受令要去,被钟志勇叫住。“副指导员,是不是再等等?”钟志勇征询道。

“如果我还是这个连队的副指导员,那我就有调兵遣将的权

力。”吴国友说完，甩手走开忙他的去了。

钟志勇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拍着两个战士的肩膀说：“按副指导员说的，快去快回，千万别耽误撤离时间。”

黄义倒抓手枪闯进第三师防空指挥部地下室。他的钢盔丢了，剃得精光的脑袋在电光下，就同一只刚剥皮的热芋头，腾着热气，闪着亮光。他喘着粗气，瞪着大眼，旁若无人地直奔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用那只刚被击伤的手抓住话筒，身体急剧起伏着叫道：

“喂，二号地域吗？叫连副听电话。阮老二，我是黄义，初战失利，给我执行第二方案。对。”

“咔！”放下话筒，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从桌上拆开的烟盒里，取一支烟点燃，大口大口地抽起来。

武铁甲站起来，洋洋得意的微笑着问：

“黄上尉，怎么这个样子回来呀？”

黄义没睬武铁甲，他需要养精蓄锐，一旦阮老二再次失利，他得指挥第三次行动。他知道武铁甲在讥讽他，因为他没有听武铁甲的指挥。武铁甲办事从来稳妥，他要事先抓个中国俘虏了解情况，再根据情况决定行动方案。

“师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是不能如期完成炸桥任务，他老人家的枪口是不会吃素的。”武铁甲说到这里，用那只戴白尼龙手套的手轻轻一招，“把那个中国医生带进来。”

苏娜反绑着手，被推进指挥部。

“我这个侦察科长不称职，但在黄上尉你行动之前，我却为下一步的行动奠定了一个基础。你不是说中国军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善良吗，我刚才就试了他们一下。”武铁甲就像一介白脸书生，在念他的得意之作，他说，“我在桥头那间破屋子里，看到这位外貌极美的军医后，立即扮成一个可怜的拐腿男人走上桥去，

叫她快去救一个正在难产的越南妇女，说那妇女难产垂危。尽管当时有个吴国友的死死盯着我，不让医生走，可这医生毫不理会，背起急救包就跟我走，最后乖乖地走进了这个指挥部。你黄上尉说得不错，中国军人确实善良，善良到老上我们的当。”武铁甲为自己的这次行动作了个简要的小结说，“这叫斗力不如斗智，攻城不如攻心。”

黄义终于抬起了头，他不是对武铁甲的这点雕虫小技感兴趣，而是想见见这位中国女军医。对于女人，他是每个晚上都不可少的。当他的眼光一触苏娜时，惊得站了起来。他不是惊讶她的美丽，而是惊讶自己对她的熟悉。那张白皙的脸，那双乌黑的眼睛，那张红润的嘴儿，那两排碎玉般的牙齿，几年前在中国南京，他是多么想亲吻一下啊。他作梦也没梦到，早已忘却了的这个美人，今天竟会自己送上门来。他激动，亢奋，因为他不但有了个苏娜，而且由苏娜联想到桥上那个似曾熟悉的身影，有苏娜在，那条下令射击的身影定是钟志勇无疑。有了苏娜，他不愁打不过钟志勇，不愁炸不了那座桥，不愁不能赢得这次阻击的胜利。到那时，他不愁师长不对他另眼相待，说不定总参谋长还会亲手提升他呢。他仿佛看到了自己辉煌的前途，人生的峰巅。

“黄上尉，够刺激了吧，下面我可要喧宾夺主，调你的兵遣你的将了喔。”武铁甲说这话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是师长派来督战的。

黄义从迷人的未来回到现实中，发觉自己离辉煌的前程还差十万八千里。有武铁甲存在，他就别想做那美梦。苏娜是武铁甲骗来的，武铁甲绝不会让他用她去向钟志勇讨价还价。不过，黄义还是黄义，他完全有能力战胜眼前这位同年入伍军阶高他三级的科长。他转过身来，直视武铁甲说：“武中校，你以为我黄某就这么无能吗？告诉你，对付中国人，老子连师长都不放在眼

里。弟兄们，给我把这个踩着弟兄们尸体往上爬的家伙绑了！”

几个心腹一拥而上，把武铁甲绑了个结实。

“嘿嘿，”黄义脚踏板凳阴冷一笑，“武中校，我要让你去禁闭室里静候我的捷报。一座小小的 A 市大桥，还用着你来指手划脚。拉下去。好好伺候这个喝兵血的。”

被拖走的武铁甲破口大骂起来：“黄义，我要到师长那里控告你，你这个无耻之徒，竟敢抢我的功劳……”

黄义差点笑出声来。现在指挥部里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了，他得好好作作苏娜这篇文章。

“这位中国女同胞，还认识我吗？”他背着手，走上前去，尽量把自己站立得像模像样。因为他过去曾在她面前低声下气像个可怜的乞丐。

“怎么不认识，一个忘恩负义的不耻之徒！”苏娜简直是被满腔的怒火烧出了这句话。

“哎，这不像是你这种千金小姐说出的话，我们越南人知恩不报，你们中国人也不能施恩图报嘛。施恩图报还算孔夫子的后人吗？”

“少啰嗦，快放我出去！”

“想出去？”黄义狞笑了一下说，“很容易，叫钟志勇让开 A 市大桥，我马上放你走。”

“你白日作梦。”

“我这就喜欢白日作梦，五年前在你们南京作的白日梦，今日不就兑现了嘛。”黄义伸手就往苏娜的脸摸去，那细嫩的脸委实太诱人了。

“呸！”苏娜的唾液上了黄义的脸。

黄义后退一步，抬手一揩那张变青的脸后，顺手就给了苏娜一巴掌：“给我拉下去看牢。看我到时怎样收拾她。”黄义下完令，

一转身，开始要二号地域的电话，他得看看阮老二行动得如何。他的前途如何就押在 A 市大桥上。师长的枪击毙渎职者，从来就是一枪一条人命的。他惧怕师长。

黄义和钟志勇相识在南京莫愁湖公园里。那天，黄义去公园游玩，年青姑娘们围观华南虎的喝彩声，像兴奋剂一样刺激着他要出人头地。他是个越南人，但可以凭着中国人的待人宽厚，找个中国姑娘作老婆。他从来认为，中国姑娘美丽多情。他攀上圈老虎的铁栅栏，想把姑娘们的目光从老虎身上吸引过来。没想到一不小心跌入虎池。老虎先是大吃一惊，后是大喜过望，它大吼一声，把公园惊得天昏地暗，人们顿时毛骨悚然。老虎张开血盆大口，两前爪在地上轻轻一按，躬着身子往上一窜，从半空里划一道弧直扑黄义。黄义被跌入的一惊，早尿湿了裤子，但老虎扑来时，他还没忘记逃命，他侧身一闪，躲到了老虎后面。

“别慌，我来了！”就在老虎前爪搭地，把腰一掀，竖起来扑向黄义时，一道“绿闪电”劈入池中。

老虎不知“绿闪电”为何物，不得不暂时放弃扑住双肩的黄义，转身向“绿闪电”扑来。“绿闪电”双手一举，抓住老虎的两前腿，头一勾一顶，把老虎的脖子顶得老高。“快上虎背！”“绿闪电”的一声疾呼把黄义从昏眩中唤醒，他纵身一跃，两腿跨上了虎背，右臂一伸一勾，把老虎的颈项死死勒在胸前。“绿闪电”趁机腾出一只手，捡起一个姑娘扔给的衣裙当绳子，把老虎四腿捆了个结实。

一场灾难避免了。

“绿闪电”却被老虎的一爪抓破了脸，留下一身的鲜血。

黄义当时感激万分，赶急握住救命恩人的手问姓名和住址。“绿闪电”告诉他，他叫钟志勇，是情报学院的学员。

黄义大喜，他是刚从越南来南京城学习情报专业的。